

西洋新書評介

(一)

黃文範譯

吉瑞 (JR)

作者：格狄士 (William Gaddis)

出版：諾普夫出版社 (Knopf)

頁數：七二六頁

售價：精裝本十五美元，平裝本五·九五美元

評介：謝巴德 (R. Z. Sheppard)



「吉瑞」作者加狄士

「錢嘛，」美國作家絲蒂恩說過：「一向都有的，只不過換了換口袋，以後就不在同一個口袋裏；談錢的話盡止於此了。」絲蒂恩對玫瑰花也沒有甚麼可說的，顯然是指金錢——就像重力和磁力一般——無所不在，又沒有名姓，並不需要人來品頭論足，魚兒會談水嗎？

格狄士這部諷刺的長小說，便是這種金錢理論形態的大好模式。在七百二十六頁裏，讀者大部份都沉浸在談巧取豪奪，談生意買賣的聲音裏——可是實際上甚麼都沒有談。然而，格狄士要說的可多着呢，二十年以前，他出版了「認識」，那是美國戰後的一本大小說，到現在依然沒沒無聞，無人賞識。當時這位年方三十三歲

的作家，在幾近一千頁中，現出了二十世紀強烈的無神情緒，他筆下的主角，是一位由神職人員變為藝術家的人，然後成為偽造古代法蘭德斯各大畫家的專家。格狄士把真實與模倣理論的形而上學，寫成了刺激的小說。他的作品對一個創造力空虛的時代，實際上是使人不安的當頭棒喝：藝術並不是發明，而是對不朽型態的認識。

在「吉瑞」這本書中，型態依稀可辨，這一回是在一個世界裏，諸多手段幾乎沒有甚麼目的——只創造出更多的手段；這兒，辦事情的方法，變得比事情本身更為重要；這裏，語言貶值成為這種墮落的服務。這本書產生了陳腐、腐化的噪音，趕跑了愛情、藝術，以及在這種墮落維下掙扎着還能聽到的任何人類活動。在這種時刻，「吉瑞」似乎系出平昌(Thomas Pynchon)的「五」(V)與「重力的彩虹」(*Gravity's Rainbow*)；但更為可能的是，平昌受了格狄士早年那本「認識」的影響。

「吉瑞」可以過份，他是一位住院的商人，正在灌腸時還仔細解釋資金的累積。格狄士的平鋪直敘中偶爾也出現了緊張：「她的胸罩帶出奇地掛錯了。」可言這些筆疵，却被小說中厲害的喜劇觀點所壓倒：世界上，有一個名叫「吉瑞」的十一歲男生，孤注一擲地在一家多國大企業中投標，供應陸軍九千籬木餐叉，他僅識之無，却在電話亭裏進行工作，訂上幾十份商界雜誌和型錄來找路子。

「吉瑞」是所有企業家中中最神秘、最靈活的——經紀人，他賣給陸軍的餐叉，實際上是從海軍的剩餘物資中買進來。據他解釋說：「我從標售型錄上一曉得，就轉貨送給你，因為海軍方面已經有了新的塑膠餐叉，所以他們樂於現金標售這兒剩餘的木餐叉，只要有人要，價錢真便宜。」

打從木餐叉開始，他的生意便從收購破產的公司起，急劇蒸蒸日上，這位小大亨控制了一家酒廠、一家電影廠、不計其數的冷凍豬肚、新英格蘭州整整一處麵粉鎮，一家製造鋼琴自動演奏帶和保險套的工廠，等等等等。

吉瑞從失敗與落伍的人們身上興起，手下員工中，有一位窮途潦倒的小說家，一位專譜古典音樂的作曲家

，還有一位研究死去語言的教授；都在這個藐視、輕視他們藝術的環境裏受盡折磨。莫扎特一生的故事，變成了一部內容空洞的童話影片。那位小說家——或許就是格狄士本人在「認識」一書時焦頭爛額的窘境。——見到自己最後一張付版稅的支票是五三·五二美元。對那位熱愛古代語言的人來說，有一句「教育家」說的話：「照進行的情況來說把這一種到另一種教學媒介的利用潛能實質化是一種極具意義的學習經驗使小孩們得以在一段長久時間中至死都不會忘記。」

「吉瑞」這本書，並沒有按照通常的情節或者人物個性來發展，要斷定誰在說話，向誰說，說些甚麼——或者為甚麼要說，一直都不太容易。有時看這本書的感受，就像是坐在廉價集合住宅裏，聽到鄰居們聊天的一兩句話，或者他們電視機猛然間發聲一般。本書的結構，經常有變成自己大肆抨擊的那種一片混亂的危險，但是它却挺住了。假如「吉瑞」只不過是艾爾喬（Horatio Alger）故事字義上的升格，加狄士的反諷便很重、很顯然了。可是他的構想很地道而且極為獨出心裁，在這本極度憤怒小說的最後一行以後，依然久久反響着小伙子「吉瑞」屎蜣娘的理則，拼命發財人的理性化，以及所得人抑壓住憤怒的回聲。

（時代 75-10-13-47）

吉拉格羣島第二卷 (*The Gulag Archipelago, Vol. II*)

作者：索忍尼辛 (Aleksandr I. Solzhenitsyn)

翻譯：惠特尼 (Thomas P. Whitney)

出版：哈潑羅出版社 (Harper & Row)

頁數：七一二頁

售價：精裝本十五美元，平裝本二·五美元

評介：阿瑟·柯柏 (Arthur Cooper)

索忍尼辛又重提這處狠惡的羣島了——這片廣大無涯的史達林奴工營體系裏，它的景色是狼藉不堪的破碎精神和已死魂靈。這兩卷「古拉格」（酷勞改）都是寫給他的蘇俄同胞——第一卷的英文本在去歲出版——要使他們了解過去的無法無天。當然，蘇俄人並不准閱讀索忍尼辛的作品，第一卷「古拉格羣島」問世時，他便被迫放逐。

第一卷中談的是逮捕、訊問、以及把囚人解往羣島囚營的運輸；這些囚營是一種國家內的國家，地域上從列寧格勒迤邐直到青年城，有一陣拘禁了一千五百萬人犯。第二卷則着重在囚人的日常生活與死亡，索忍尼辛因為在函件中批評史達林被捕，在他們中渡過了八個年頭，這些囚民中足足有一半是政治犯——犧牲人士，索忍尼辛在焰騰騰的入骨諷刺中，指控史達林這個「大壞蛋」的妄想狂。

勞改營中每天每天生活的記述很沉悶，犯人們過份擁擠，在污穢與疾病中過活，吃的是僅容果腹的尋麻葉和稀稀的麩皮粥，僅僅足以維生（有些人補充自己的吃食，吃上了死馬肉和潤滑油脂）。一個女人為了在教堂中禱告，認為是求史達林死，判刑二十五年。一個餓極了的十四歲女孩（幾近有一半的犯人年在十六歲到二十四歲之間），只因爲「偷竊」一輛貨車漏在公路上的穀物，處刑三年。

本書指控史達林爲了要以他的「五年計劃」，迫使國家現代化，而擴大了勞改營體系，把無辜的老百姓塞進去。他們在幾近攝氏零下五十度的氣溫中，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幾百萬幾百萬的囚人，就在這種惡劣策畫的工程方案中死亡。——諸如：興建二百二十五公里長的伯羅摩運河（太淺而不能用）；構築沙來喀特到易加卡的鐵路（因爲無物可運而棄置）。死亡人數的精確數字將來決不會獲悉，但索忍尼辛估計，從「革命」到一九五九年，總共死掉了六千六百萬囚人。

在索忍尼辛的所有作品中，都可以發現囚禁、自由、與墮落的主題，這可以追溯他在「羣島」中待了八年。他並不否認本身早期的墮落，起先，他對自己在擔任苦工時，穿着砲兵軍官的制服而洋洋自得；還有一陣子，甚至他以「維楚夫」的名字，擔任了勞改營中的眼線（「出賣我的靈魂來拯救肉體。」）。然而，他漸漸從

馬列主義分子轉變為俄國東正教教友，從科學的研究而寫出了一部文學作品，把人類對人類的殘酷無情，作了道德上的見證。蘇俄很多知識分子，像孟德維杜夫或許不會同意索忍尼辛對馬克思主義的詮釋，但是每一個人一定承認他追求真理、道出真情的堅定決心。「古拉格羣島第二卷」既是筆力萬鈞的暴政摧殘編年史，同時也是人類精神抵抗力的寶貴記錄。

(新聞周刊 75-11-10-57)

列寧在蘇黎世 (*Lenin in Zurich*)

作者：索忍尼辛

版本：俄文版及法文版（英文版在今年問世）

出版：巴黎青年會出版社 (YMCA Press, Paris)

頁數：不詳

售價：不詳

評介：杜明 (Angus Deming) · 薛巴德 (Steven Shabad) · 美瑞嫻 (Jane Friedman)

在蘇俄境內，都以敬畏的心情看列寧，把他當成「俄國大革命」的守護神；而在索忍尼辛新出版的一本書中，列寧也只是一個人性有缺失的常人，毫無疑問有資產階級弱點的人。這本「列寧在蘇黎世」，是一本半小說化的作品，敘述列寧從一九一四年放逐起，到一九一七年他返回俄國負責共黨起事為止，在這段期間中的生活。列寧這種真正的形象，不可能會使索忍尼辛在克里姆林宮更得人緣。從這位放逐的俄國作家眼中，列寧是一個卑賤下作、喜怒無常、脾氣惡劣的人，對革命同志毫不容忍，對俄國平民大眾輕蔑；尤其，他還是名男性優越派，在同一位快活的法國女人有一手時，還責罵自己的太太。

索忍尼辛的這本新書，英文版要到明年初，可是法文版和俄文版已經在巴黎發行。這個主題的基本素材，

索氏住在莫斯科時就已經大部完成，原來打算列爲他那不朽的歷史三部曲「一九一四年八月」、「一九一六年十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的一部分。（顯然，後兩部書殺青還早。）但是索氏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中，有意把列寧的素材刪除（範按：即「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二十二章。）因爲怕和蘇俄官方正面衝突。後來，一九七四年，他放逐到了那裏，誠如他在這本書簡短的前言所說，「發現自己出於料想以外到了蘇黎世，」他發掘了有關列寧「好多重要的補充素材」，決心把這一章完全擴展爲一本書。

依據索忍尼辛小心蒐集的資料造形，列寧有時候對俄國爆發革命已經死了心，到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索氏筆下的他好不高興：「哇，這是場幸運的戰爭，會使國際社會主義帶來莫大的好處，只要一次震搖，就會把和平時期狗屎的工人運動掃除！」

然而，到一九一六年前，列寧又對俄國人民失掉了信心，斷定甚至瑞士都是革命更有希望的地方。他在蘇黎世翻來覆去在動念頭：「世界上沒有比俄國老百姓更馴、更蠢的了……他們的忍耐沒有個邊……如果他們受得了『這一次』戰爭而不起事——這些老百姓又有甚麼用？統通完了，俄國不會有革命了。」這位鬱鬱不樂的列寧向太太娜達雅宣佈：「這次大戰完了，我們要到美國去。」

這時有了另外一位女人，在皇朝俄國中長大的法國女人伊妮莎。列寧、娜達雅、和伊妮莎在大多數場合中都是三位一體，連在山間的長長散步，以及在蘇黎世郊外的玫瑰與香菇中都是如此。不過，據索忍尼辛書中，列寧却單單同伊妮莎引退到「遠隔的小小寢房」裏去時，娜達雅願意周地走自己的路。她很願意退出這種情景，可是列寧却不答應。他斷定伊妮莎並不適合做一位「社會主義革命人士」的太太，有時念及這位媚人的法國女人「不儉省……不曉得如何過一種合理的、樸實的生活。她時常做些古古怪怪的事……突然間，她會去全身盛裝起來；娜達雅的節儉和有條不紊誰也比不上……尤其，她有女人所少有的地方，從不干涉，決不瞎蓋……事實上，她自己曉得甚麼時候不吭氣兒。」因此，列寧回俄國時，身邊跟着的，是他這位順從得體的太太。

子夜的自由 (*Freedom at Midnight*)

作者：柯林士 (Larry Collins)

拉比瑞 (Dominique Lapierre)

出版：西薛出版社 (Simon & Schuster)

頁數：五七二頁，附圖

售價：十二·五〇美元

評介：格瑞 (Paul Gray)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子夜鐘聲中，一個時代結束了，英國人經過三百四十七年佔領後，把印度交還給了印度人民。也像這種大規模過渡的每一項細節般，印度脫離桎梏，在時刻上的選擇，也是一項麻煩的折衷方案。英國總督蒙巴頓爵士原來打算英國退出的日子是八月十五日，也就是日本在太平洋投降的第二周年，無數的印度星相家大譁，那一天沖犯各種星象，定招浩劫；獨立儀式便提前了十二小時舉行，星宿卻沒有受騙。

在這首印度之歌裏，柯林士和拉比瑞（「巴黎戰火」與「啊，耶路撒冷！」作者）兩位作家，再度展示了他們敘事詩上鼎鼎有名的才華。宗教上的對立，邊境的戰爭，政壇上的犧牲，像元宵花燈般一齣齣亮相。消失世界中的氣息與聲音重又出現——時常摒棄了精巧與景色。因為一個國家的誕生，並不僅只是戲劇的脚本；歷史與人物的範圍太廣大了。

一九四七年時，印度是抵觸的戰場，三億印度教徒和一億回教徒都知道，他們仇恨佔領的英國人，比起彼此痛恨的程度還略遜一籌。在加爾各答市，有三百萬行動骷髏；而這時，全印度五百六十五位藩王中，有一些還在繼續試驗磨碎鑽石的滋陰補陽勁道。在新德里的總督官邸，雇用的僕役幾近五千人，還有花匠四百一十八人；可是在英國國內，却正為戰後的債務和物資缺乏而搖擺不定；煤很珍貴，一瓶烈酒賣到三十五美元。艾德



印度的靈魂與良知——
聖雄甘地 (1946年)

禮的工黨政府，由於財政上的理由，而不是基於理想，決定丟掉這個白人的大包袱。可是却耽擱了一陣，因為英國退出後的流血，會比它在的時候更爲威脅、更爲慘重。

這種情況是想像不到的複雜——和絕對沒有希望。本書的重點放在四個人身上，他們無論如何都埋頭前進，爲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而在新條件上折衝尊俎。或許蒙巴頓是兩位作家主要資料來源之一，他們把他塑造成英雄的模式，這位維多利亞女王的御曾孫，以硬幫幫的上嘴唇皮和抖索索的下嘴唇皮來面對這份工作，他掙扎着把總督府拱手讓出時，却又戀戀不捨它的盛大排場。

印度教國大黨的領袖尼赫魯，是第一位土生土長的總理，也因為他梵天的敏感而受到熱烈的讚揚。本書中的惡人是回教聯盟的狂熱領袖吉那，他爲自己的民族要求巴基斯坦國分治，警告說道：「我們得把印度劃分，否則印度就會毀滅。」

本書中最好的影像，更是使這三位相形見絀的一個人——甘地，這位苦行的小個子，三十年來以絕食和消極抵抗，使得英國統治人士苦惱萬分。這位不可思議的人物，邱吉爾有回藐視他，稱他是「半裸行者」，却是門徒心目中的聖人。有位助理人員曾經問他：「您怎麼能够上星期是一種說法，這星期的說法又完全不同？」甘地答道：「啊，那只因爲自從上星期以後，我已經學到了一些事情。」這位聖雄不斷學習，終於成爲印度的靈魂與良知。本書中最感人的章節中，顯示出他做到了幾營部隊都沒辦法的事情，虛弱的他出現在加爾各答，就阻止了印度教和回教的大屠殺。

可是甘地救不了所有人的命，甚至在他遇刺以前，劃分東西巴基斯坦時，導致了慘絕人寰的宗教屠殺。兩個新國家的緊張幾乎是天命所定，巴基斯坦立國才幾個月，便威脅頻仍；尼赫魯深爲本身重大困難所震撼，要求蒙巴頓在秘密中再度執掌全國大權；這真是莫大的諷刺，英國最後的一任總督，還不得不也擔任起垂簾執政的王上。

當時，對這些事件的通盤領悟非常困難；今天，有了歷史上的距離，對讀者和作家來說，那時的行動與人

物更證明了不易捉摸，可是在作者過份熱烈的文筆下，本書的煽動多於啓悟。展開他們的敘述體裁，宛同坐觀成百上千部新聞影片「血濺間道」和「憤恨咆哮」的百花齊放。尤其，兩位作者對英國人種種切切不加批評的欣賞，使人有了這種印象，殖民分子都是無辜的犧牲人士，而不是印度沒完沒結苦痛的始作俑者。這片土地和它的子民應該不止是一連串的原色壁畫，然而甚至這些特大號的辯解，也被這個國家的廣大無邊和建國伊始的動亂而減消下去。「子夜的自由」這本書有很多疵瑕，但印度却不是其中的一項。總歸一句話，這本書，也像這個國家的本身般，被太多的事件打垮了。

(時代 75-10-27-53)

北京人 (*Peking Man*)

作者：謝筆諾 (Harry L. Shapiro)

出版：西薛出版社 (Simon & Schuster)

頁數：一九〇頁

售價：七·九五

舉世尋找北京人 (*The Search for Peking Man*)

作者：查努斯 (Christopher G. Janus)

布瑞希勒 (William Brashler)

出版：麥米侖出版社 (Macmillan)

頁數：二五六頁

售價：八·九五美元



失蹤的「北京人」頭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蹤的人士中，可能除開德國的鮑曼以外，沒有一個比得上對北京人這麼百折不撓地搜尋了，一九二六年，它的骨頭在北京郊外的一處採石坑中出土，十五年後日軍進攻北平時便告失蹤。現在，兩位搜尋的主要人士，寫出了這兩本書，查努斯是芝加哥的商人，也是一位業餘的人類學家，在追尋中已經花掉了好一筆錢。謝筆諾教授是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院人類學館的名譽董事長，自從大戰以後就一直尋找這些失蹤的骨頭。那時，他跟蹤一些不願透露姓名的陌生人士消息，其中一位典型人士打電話告訴他，「北京人」現在在一位華僑商人手裏，可是這位通風報信的人不肯多說，「因為他那一堂人會把我宰掉。」

這次神秘事件起於一九四一年，日本大軍正向中國境內急進時，「北京人」裝在箱裏，送到秦皇島附近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基地裏，候船運往美國保護。陸戰隊來不及離開，日軍已經到達，這些骨頭便在混亂中不見了，或者，是給偷走了嗎？多少年來，只有一位女人通報消息，自稱是位陸戰隊員的孀婦，說她有這些骨頭。一九七二年，她同意與謝筆諾和查努斯在帝國大廈瞭望臺那一層晤面，附了一張像是這些骨頭的照片，索價五十萬美元。可是，有位遊客似乎要替她照一張照片時，她却溜走了，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找到過她。

不論在甚麼地方，「北京人」是人類學上的無價之寶，以新方法來研究他已達五十萬年之久的餘骨，或許會解答目前有關進化論的爭論。一直到「北京人」發現以前，大多數科學家都假定人類最早的起源在非洲；而「北京人」這種高度進化的人在中國存在，暗示出人類的本源不只是一支。

(時代 75-04-14-47)

美國家庭在俄都 (*An American Family in Moscow*)

作者：薛克透一家人 (Leona and Jerrold Schecter and Evelind, Steven, Kate, Doveen, & Barnett)

出版：里布出版社 (Little, Brown)

頁數：四一〇頁

售價：一〇・九五美元

評介：謝孚曼 (Stuart Schoffman)

人手少的話，七位作者的這一本書，或許只不過是一本漂漂亮亮的家庭照相集。可是，薛克透伉儷和他們的子女（一九六八年薛克透到莫斯科「時代」分社上任時，才五歲到十三歲不等），却顯示出他們的洞察力與理解力，使他們這本回憶錄引起了廣泛的注意。

這些鬆鬆垮垮的編年敘述體——由家庭中每一個成員寫成一連串的摘錄——細細道出了薛克透一家人對蘇俄社會特質理解的努力。薛克透身為駐莫斯科的記者，也就是要學習如何運用「官方消息」，同時還能發掘非官方的消息來源，以及在公園長椅上，檢起不滿人士的意見書。孩子們得調整自己，來適應嚴厲、教條化的學校制度。舉例來說，唸小學二年級的薛凱蒂，讀到的課本上說，電燈和火車都是俄國人發明的。他們也察覺，本身——還有口香糖和手按鋼筆——成了欣羨與好奇的目標。全家人最困難的一件事就是奠定交誼，在俄國的外國人們，決計不能肯定一個俄國人真心真意的提議，是不是喬裝的「煽動」。

薛妮娜寫道：「我們從來沒有克服局外人想一窺究竟上的失敗。」這本書其所以成功，也就是薛家人「訪問陌生行星」的態度。實際上，每一頁的趣事奇聞，巧妙地構成了對蘇俄難以忘懷的景象。汗氣、大蒜臭、和菸草味兒是「莫斯科獨具一格的氣息」。上店買東西不用支票和信用卡；只有在這個「無階級社會」的特權人士，可以拿鈔票賤價買得奢侈的南貨。警察派出一夥少年郎，把兩個美國男生攏上的「資本家」檸檬水攤位燒掉。在亞美尼亞，三個浴療人露出他們胸脯上刺花的馬、恩、列像。

薛家人冗長的敘述，範圍上從實驗遺傳學到抽象藝術，以及蘇俄猶太人的困境。有時，這種野馬跑得太遠，敘述也很蕪蔓。儘管這些作者顯然都很小心避免重複，這本書還可以略事修整。可是，寫得好顯然是這一家人的特色，再益之以熱情、諧趣、和敏感，使得這本「美國家庭在俄都」，成為本年度最早、資料最好、最不同凡響的旅行書籍。

(時代 76-02-02-61)

紐約客五十年漫畫集 (The New Yorker Album of Drawings, 1925-1975)

出版：維京出版社 (Viking)

頁數：未註明

售價：十五美元

評介：康孚 (Stefan Kanfer)

「紐約客」上的一幅漫畫，便是哈哈大笑團圍住的小方塊，在五十周年的漫畫集中，這些方塊濟濟一堂，就像是一個生氣勃勃家族中親人的大團圓。本書中有安諾 (Peter Arno) 長生不老的歌舞奴兒和花花大少；史坦柏 (Saul Steinberg) 圖文並茂的俏皮話兒；蘇波 (Thurber) 的人物老使人想起桃樂賽派克 (Dorothy Parker) 美國作家) 沒有烤的小甜餅。書中也有壓制不住的、新起一代的原型人物，布斯 (George Booth) 筆下一對骯髒髒的夫婦，顯然是普萊斯 (George Price) 所畫亂糟糟神經病的非法繼承人；還有羅倫茲 (Lee Lorenz) 筆下學養有素的動物、礦物、和蔬菜，以及柯倫 (Ed Koren) 馳名的毛髮蓬蓬人們的故事。

像簽字般人各不同，像十一點播報的新聞般貼切，與無法預測，這些小小畫從寫生而漸漸成長為藝術的形態，可是五十年來，它們從沒有忽略本身主要的責任：滋養詼諧的性靈；在戰爭、經濟恐慌、和動亂的時代中，把逗笑的事物形象化。誠如這本熱呼呼、興沖沖的漫畫集所展示的，不管藝術的奔放和詼諧的自由，在境界上時有變化，「紐約客」的漫畫家們，却一直都曉得在恰到好處的所在劃出這一條線。

(時代 75-10-13-46)